



从“犍驴”、“老黄牛”到“领头羊”

——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主任郭连兵 □秦 岭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到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为进一步推动广大作家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创作一大批深刻反映脱贫攻坚战的文学精品，中国作协于去年9月组织了“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遴选25位著名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和诗人奔赴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扶贫点深入生活、采访创作。到目前为止，采访创作顺利，有的作家已经完成采访，有的正在创作或已经完成创作。本报将密切关注作家相关进展，及时摘发他们创作的作品，为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营造良好氛围。现将秦岭和高凯的新作刊发如下。

——编者

驮粪喂场拉(哟)磨子，改不了(那个)犍驴抱犍子。

——“甘肃花儿”歌词

北有元古堆，南有十八洞。

——元古堆村民语

引子

“定西苦甲天下”。这句民谚，大凡人，无人不晓。

但是，同样的民谚“元古堆苦甲定西”，大概只有定西人自己才知道，因为海拔高达2440米的深度贫困村元古堆悄然偏居定西一隅，像尘封已久的传说。元古堆的犍驴抱犍子，用元古堆人的话说：“那犍，是穷出来的。”

在高高的元古堆，要说谁是“犍驴”，那就是一辈子的灰色标签，撕不掉、抹不去、变不了，可元古堆有名的“犍驴”郭连兵从2013年开始，不仅变成了“老黄牛”，而且走马上任当选中主任变成了“领头羊”。在他和村“两委”班子成员、社会各界帮扶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元古堆于2016年入列“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2018年，元古堆整村脱贫提前两年出列并成为全国脱贫攻坚示范村之一。

“郭连兵从‘犍驴’到‘老黄牛’再到‘领头羊’三大变，咱没想到。”元古堆人对我感慨。

抱犍子的“犍驴”

乍一看，郭连兵的确不像善茬：中等身材，阔嘴，厚唇，隆鼻，粗糙的四方脸黑里透红，红里透黑，反正黑比红多，属于“黑夜里走路不见面”的那种。铁板刷一样的硬发根根竖立，像一个大刺猬雄赳赳。走路风风火火，甩开的双臂像两片大起大合的连枷。那架势即便不是猛张飞，至少也和“黑旋风”李逵的意思八九不离十。

小时候，郭连兵爱打架，爱顶嘴，村里的黄海堂就少挨他的打。有些远亲近邻对郭连兵深恶痛绝：“这娃，长大后是个祸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郭连兵即便半天不打，“瓦”照样揭。

郭连兵长大后——特别是实行“三提留五统筹”那阵，驻村的乡干部本来不多，加上农民负担严重，干群关系比较紧张。时有干部下乡，不是催粮要款，就是收费征税；不是结扎放环，就是摊派任务。一些部门、单位往往有“门难进，脸难看”的现象。郭连兵每次见到乡、村干部，嘴里都会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干部们只好“石头大绕着走”。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让我干，我偏不干；你让我缴，我偏不缴；你让我开会，我偏不开……有段时间，郭连兵成了部分村民对抗干部的“出气筒”。干部找上门来，村民就教唆郭连兵，而郭连兵也会大包大揽，指着干部的鼻子大吼：“有本事跟我来。”一声吼，唾沫星子能溅你一脸。

郭连兵1992年高中毕业，好歹也算是一个文化人。提起自己的名字——郭连兵三个字，郭连兵对乡干部更是怨恨交加。他大名本来叫郭连斌的，从小学到中学，他都为这个彰显“文武双全”意味的名字引以为豪。那年，郭连兵去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派出所的干部问：“啥名字？”

“郭——连——斌。”他赶紧回应。

可干部却记录成了“郭连兵”。郭连兵赶紧提醒：“不是士兵的兵，是‘文武斌’，文武双全的意思。”

“啥双不双全不全的，农村人讲究这个有啥用？写起来麻烦，就‘兵’吧。”

气得郭连兵脸红脖子粗，他想破口大骂，但得罪了干警，还办不办身份证？只好忍气吞声。好在他的焦炭脸即便红成火焰，人家也看不出来，身份证办下来后，郭连兵久盯着那个“兵”字，不由得悲从中来：“咱元古堆指望这样的干部作风，不穷才怪哩。可惜我文武双全，只剩一个‘武’了。”

有次派出所的干部进村办事，郭连兵故意肩扛一把铁锹，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干部身边走过，目不斜视，旁若无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

灵活；粗，却粗中有细；猛，却猛中有威。就凭这个“犍”劲儿，他也有元古堆先为数不多的几个“有钱人”之一。早在1992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郭连兵就做起贩卖当归的小本生意。1996年，乡政府正在推广地膜小麦，许多村民对这新鲜事不理解、不支持。但郭连兵偏偏不信这个邪，从亲戚那里借来400元钱购买了300斤小麦籽种，种植了5亩地膜小麦，收成果然好于往年。2003年，郭连兵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拉着糖果、冰棍、鞭炮、瓜子、打火机等等“小百货”走村串户，零销换卖。所谓换卖，就是没有钱的买主可以拿家里的小麦换取郭连兵的商品。由于他性格耿直，童叟无欺，倒是赢得了一个好人缘，十里方圆，都知道元古堆有个“三轮佬”。

论日子，当时郭连兵一家已经过得有味，因此，一些扶贫政策往往和他擦肩而过，他认为这是乡、村、社干部故意“整”他，心里对干部更是怨恨有加。有一年评低保，乡党委副书记在村民大会上宣布初定的低保户名单，有些村民尽管心里窝气，却不敢吭声，唯独郭连兵大吼一声：“不同意！”

郭连兵盯上了某社社长。他当着大家的面吼声如雷：“凭啥社长家能享受低保，如果他家享受，全村人就能享受。”

而这个社长还是郭连兵的堂叔。侄子这么一闹，堂叔如坐针毡。

拆堂叔的台，郭连兵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由于脾气不相投，自己和这个堂叔关系不怎么对劲。早在2007年，按照全乡统一部署，村里下发通知动员村民种当归，并和接到通知的农户签了协议，结果郭连兵家既没接到通知也无法签协议，这让郭连兵憋了一肚子气。后来全村当归根种植规模上不去，社长这才回头动员郭连兵赶紧补种当归，郭连兵当场怼了回去：“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就是个当叔的，你一碗水都端不平，你让我干啥就干啥啊。”

其实，郭连兵非常渴望种当归，社长来求他，他反而坚决不种了。

可不种吧，实在不甘心；种吧，面子上下不来。郭连兵心生一计，大张旗鼓地把半亩地翻了一遍，对外宣称要种油菜，然后偷偷把油菜籽用大锅煮了，一到田头，就开始撒种。乡、村干部闻讯，纷纷赶了过来。

“你要种啥哩？”乡干部问。

“油菜。”郭连兵连头都不回，继续撒种。

“不行，你必须种当归。”

郭连兵又开始“抱犍子”：“除非把社长换了，如不换，我就种油菜，如果换了，我种啥都行。”

乡政府一时束手无策，加上社长也想摆挑子，乡上只好把社长给免了。这一不小的“事件”一时轰动元古堆。人人奔走相告：“当侄子的把当堂叔的官帽一杆子捅下来了。”

那时候的村干部上不敢得罪乡上，下不敢得罪村民，像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不少村、社干部不到一年就巴不得摆挑子。社长好也不好找。乡上见郭连兵有“服众”的本事，加上在致富上脑子有转转，就索性顺水推舟，建议郭连兵当社长。结果郭连兵口气不小：“要当就当村主任，为更多老百姓干点事情，当个社长，我不干。再说了，早不让我当，晚不让我当，偏偏这阵子让我当。不了解实情的还以为我夺叔权的权哩。”

选举新社长时，郭连兵力荐某村民当社长。他当众对某村民直言：“天下没有一碗水端平的事儿，端得差不多就行了。你选上后，如果不好好干，把你推下去的，必定还是我郭连兵。”

那位村民顺利当选社长。

郭连兵这才大大方方地在“菜籽地”里种了当归，后来又第一个试种了5亩无公害地膜当归，这一试，果然赚得盆满钵满，一跃成为“致富能人”。

有人曾好奇地问郭连兵：“真是怪球了，当年你的当归地里撒了那么多的油菜籽，咋就没见油菜、当归一起长哩？”

“啥都不保密，唯独这个不能给你传授。”郭连兵一本正经地回应。

“老黄牛”上任

“犍驴”郭连兵一个转身变成“老黄牛”，成为一个小传奇。

啥叫“老黄牛”？诗人臧克家有诗《老黄牛》云：“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郭连兵的“转身”几乎和元古堆的“转身”是同步进行的。

2013年腊月二十三，是中国传统节日：农历小年。那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元古堆，看望了80岁高龄的老党员、贫困户马岗和群众，还嘱咐大家：“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郭连兵万万没有想到，总书记不光和他握了手，还向他问到当归产业的发展前景问题。郭连兵勃然大怒，理由是并没有接到孕检通知，随即把分管副乡长痛骂了一通：“通知时没有你们，罚款时有你们。”后来，爷爷乘郭连兵不备，偷偷给乡上缴了罚款。郭连兵知道后，又把爷爷责怪了一番。

“当阳桥上一声吼”。郭连兵虽“犍”，却头脑

活、有致富愿望的村民去福建培训哩，不花一分钱，还能学本事，我觉得这事你能成。”

就这样，郭连兵和其他17位村民一道，走出元古堆，走出田家河，走出渭源，走出定西，然后乘火车走出甘肃，一天之后，走进了全国文明村镇——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镇蓉中村。这次远行，郭连兵拥有了14个人生中的“第一次”：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进大学校园，第一次接触电子商务，第一次见到只有一间办公室就能挣钱的小微企业，第一次学说普通话……而他的思绪早已飞到了元古堆的13个自然村：元一社、元二社、元三社、元四社、元五社、梁上社、上滩社、下滩下社、下滩上社、阴山社、土城门社、棉

柳滩社、鸾地社……

当时的元古堆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465.8元，危房多达309户，危房户数占全村农户数的69.1%。有低保户151户，五保户8户，扶贫对象221户1098人，贫困率达57.3%。

“都说我犍，我要犍到该犍的地方。”谁也没猜透郭连兵的心底萌生了多少秘密。培训即将结束的那个夜晚，郭连兵郑重地向带队的村支委递上了入党申请书。

2013年4月21日，心急火燎的郭连兵从福建匆匆踏上了归途，一进村，就发现来自有关部门、乡政府的包村干部和工程队一道挥汗如雨。

“只要帮扶干部是真帮咱，村里摆不平的事儿，我来。”郭连兵憋足了“牛”劲儿。几乎所有的工地上都会冷不丁冒出郭连兵汗流浹背的身影，哪里有阻碍施工的“难缠户”，就有他；哪处工地急缺联络员，就有他；哪里有疑难，就有他；哪里信息不畅，就有他……而那时，他不过是一位任劳任怨的普通村民。

村民这样评价郭连兵：“谁说‘犍驴’变不了？能！不光能，还变成了‘老黄牛’。”

2013年11月，郭连兵和山东商家合作在元古堆试种竹柳，他自己带头种东2亩，组织动员49家农户种植了140亩，同时带头试种6亩多玛咖。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2月30日，正在上小学的儿子突然在教室里昏厥，郭连兵只好抽身送儿子去渭源县医院治病，医生却叹了口气，说：“这……可能是癌症，赶紧去大医院吧！”

郭连兵的脑袋一下就大了，妻子也急得泪流满面。怎么办？一边是决定元古堆命运的脱贫攻坚大会战，另一边是决定亲生骨肉命运的关键时刻。

“屋漏偏逢连阴雨”。郭连兵生病的第二天，他匆匆回到田家河的银行提取给儿子治病的现金，却意外接到一个异地诈骗电话，当时的郭连兵已经头昏脑涨，居然迷迷糊糊地按照诈骗者的提示，给对方转账5万元。钱打去的一刹那，他才察觉自己上当受骗，顿时后背发冷，赶紧报警，结果已于事无补。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

悔恨、气愤、自责，郭连兵就这样陪着儿子，先后辗转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甘肃省中医学附院附属医院、西安交大附属医院……可儿子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他一边在医院陪伴儿子，一边通过手机打听元古堆各项工程进展情况。他听说有一家拒绝“医改”的农户把驻村工作队折腾得焦头烂额，立即给该村民打电话：“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有儿子，你也有儿子。我现在医院看护儿子，你是不是非得逼着我亲自来一趟？”

那位村民立马表态：“连兵放心，我就配合工程队施工。”

2014年1月初，村“两委”换届选举，郭连兵当选村主任。当时根据实际选民人数发放约1100张选票，郭连兵获得830多张，票数遥遥领先。

“咱元古堆脱贫攻坚的任务非常艰巨，谁给我投的票，谁就跟我一起实实在在地干活儿，人家福建的蓉中村那真是一锹锹干出来的，咱元古堆要变成蓉中村那样的，除了干，没别的啥。”郭连兵面对选民，表情凝重。

许多选民摩拳擦掌，给郭连兵打气：“你如今是老黄牛了，咱放心！”

村民对他的厚爱，让郭连兵热泪盈眶。他对妻子说：“我郭连兵把人活成这样，值了！假如没有脱贫攻坚，我郭连兵算个啥哩。”

“可我娃的病……”妻子噙泣起来。

“娃的病，咱去医院不是一次两次了，甘肃、陕西治不好，咱就去北京，去上海……只是，给娃治病，只能……只能抽空了……”

郭连兵每天连轴转：配合、动员、服务、协调、接待、介绍情况……

“请跟我来！”他引导前来督查的领导深入公路建设工程地。

“情况是这样的……”他给工程技术

人员介绍村民饮用水情况。

“这是来咱村的帮扶干部。”他领着“改厕”干部入户走访。

“对！就这样干。”他张罗村民施工。

“……”

那些日子，元古堆的危房改造、道路建设、电网提升、校园搬迁、生态造林、产业园区等27个重点建设项目陆续上马，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来回奔忙的运输车、翻斗车、压路机……机动车辆都是四个轮子，可郭连兵只有两只脚，两只脚每天跟着四个轮子打转转。

“你说连兵不是两条腿的‘老黄牛’，还是啥？”村民黄满堂对我说。

前面走的“领头羊”

“羊儿(里嘛)跟领头(那)羊哩，雁儿(里嘛)跟排头(那)雁哩”。这是“甘肃花儿”中的唱词。

郭连兵，又变成了元古堆脱贫攻坚的“领头羊”。

只要郭连兵这只“领头羊”前面走，必然能带动一大批贫困户。2014年以来，郭连兵在县扶贫、科协等有关单位的帮助下，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董建新等村委会一班人密切配合，先后探索出了“母畜寄养+农户分红”、土地入股和“企业主办+群众入股”等6种产业扶贫模式，领办兴元苗木繁育专业合作社、百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专业合作社、协会13家，吸纳362名村民参与，累计为380户贫困户和农户分红132万元。

人间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领头羊”，郭连兵为了给村民在前面“蹚路”，却忽视了经营自己的产业。2015年春季，他的竹柳种植业赔了个底朝天，加上贷款和地租，损失好几十万，多年的积蓄几乎丧失殆尽，至今欠银行贷款41万元。

一个响当当的“富裕户”，生活质量骤然跌落到全村农户生活水平线以下。

面对厄运的当头一击，郭连兵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回头叮嘱大家：“脱贫攻坚政策这么好，大家都盯紧了，一步都不要落下。”

“领头羊也有累趴的时候，该歇一歇了。”村民劝他。

郭连兵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这箭，已经射出去了。”

郭连兵的“箭”射得很远，他步履匆匆，来去如风：示范种植苗木、考察劳务输转、协助引进梅花鹿养殖……配合专家打造特色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马铃薯原种扩繁基地、绿色当归百合基地、自然生态村休闲旅游基地……

而郭连兵自己的家不但没有缓过劲儿来的迹象，而且每况愈下。

201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郭连兵突然接到下滩下社村民李吉林的电话：“不好啦！草垛着火啦……”

正在上厕所的郭连兵隔墙一望，果然发现有火光吞噬着漆黑的暗夜。他匆匆提起裤子，却忘了系皮带，他一手拎着水桶，一手攥紧裤腰，在几条巷道里边跑边喊：“快救火啊——”

“那次，我的大嗓门派上了大用场。”郭连兵跟我开玩笑。

好心的村民又劝郭连兵：“你家娃的病……你得……你不能为了大家，把小家……”

一句话，戳到了郭连兵的心尖上。有心人才会懂得，啥叫“人前笑，人后哭”。

2016年年底，身心疲惫的郭连兵领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市儿童医院。前后4年，儿子的病花去了7万多元。谢天谢地，儿子的病情有了好转。

那时，郭连兵家的小日子，已经捉襟见肘。

是卸掉村主任的担子独自创业东山再起，还是继续带领村民脱贫攻坚共同发展？郭连兵连续几个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寐。妻子的泪水早已浸透了枕头，妻子基本痊愈的身体仍然让郭连兵

提心吊胆，远在兰州职业技术学院读书的女儿需要学费，个别村民的冷嘲热讽让他百般纠结……

最终，夫妻俩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妻子南下打工，丈夫全力以赴工作。

其实，当时元古堆的中药材加工厂、300千瓦光伏电站、矿泉水厂、羊肚菌种植产业观光园、村史馆、“农家乐”等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并吸纳、接收了大量“建档立卡”户家庭的男女青年。凭自己手头的权力，郭连兵完全可以让妻子成为“家门口的工人”，但郭连兵没有这样做，他劝妻子：“还是去外边闯闯吧。”

从此，郭连兵既当爹又当娘，供给女儿、儿子上学。

从此，郭连兵白天在村委会、工地之间奔波，晚上回家自己烧火、做饭、洗衣服。

从此，郭连兵和妻子只能在手机视频千里相会。

从此……

“郭主任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就为咱村里人开着。”黄海堂对我说。

2018年，元古堆提前两年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相对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全村共完成危房改造338户，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130户，村民全部住进了安全住房。“引洮工程”让村民喝上了安全饮用水。整体搬迁后的元古堆小学不光新增了幼儿园，教学及办公用房增加到了1210平方米，“建档立卡”在校学生111人，入学率达100%。新建医疗卫生室占地60平米，贫困人口家庭“一人一策”签约率达100%，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085元，6年增加近6倍。

“山里的(个)野鸡娃儿，红(吆)冠子，红(吆)冠子……”

在欢快、悠扬的“甘肃花儿”声中，一场轰动全国的马拉松赛事在元古堆拉开了序幕，来自英国和中国北京、广东、湖北等地的长跑健儿超过1000人。时值7月，当归、党参、黄芪、洋芋花儿竞相盛开，雨后的联排崭新民居焕然一新，山顶上蓝莹莹的光伏板折射着炫目的光芒，漫山遍野的梅花鹿发出欢唱：“呦呦——呦呦——”

那天的郭连兵忙得不亦乐乎，一脸自豪，像一只得胜的大公鸡。

我终于见到郭连兵的那天，他正在村委会会议室组织20多位公益岗身份的职工开会。当时的郭连兵身穿一件陈旧的夹克，粗糙的一双大手，是一本记录本和一支签字笔。他礼貌地和我握手时，即刻归位发表“重要讲话”：“冬季已经来临，森林防火、垃圾清运非常重要，大家要各司其职……”

散会后，他又匆匆去接待收购当归的外地客商，我俩只好电话约定晚上住他家炕上夜谈，结果晚上接到他的微信：“秦岭老师！非常抱歉，接到县里的培训通知，我得连夜赶到县里去。您不是要写一部叫《高高的元古堆》的书嘛，您和村民多聊聊吧。”

有一天早上，我匆匆从田家河乡政府赶往元古堆。刚到村口，只见七八位村民正在用一块巨大的加厚塑料布实施花圃保护，郭连兵一手紧紧攥着塑料布一角，一手接听电话：“好的好的，我忙完这边的活儿，马上找你，你再等等，再等等……”

大家好不容易在村史馆坐下，郭连兵又不见了人影，我只好和村民杨树才、曾玉成、王海平、黄海堂等人围着火炉拉家常。黄海堂突然说：“稍等，我出去帮郭主任一把。”我这才发现，窗外，郭连兵正拉着三轮车转运沙土。我隔窗喊：“郭主任这是干啥去哩？”

“昨夜里风大，把花圃上的塑料布刮卷了，我用沙土去压一压。”

某个雪粒飞溅的夜晚，郭连兵准备陪我回包村干部安晓东去他家夜聊，刚拐进巷道，一家农户院子里传来“吱吱喳喳”的声音。

“这是当归切片机的声音，声音好像不对路，进去看看。”郭连兵说。

这是村民闫霞亮家的院子。房檐下的大灯泡把夜露撕开了一大片光亮，院子里、廊檐上铺满了当归。闫霞亮一家正围在切片机旁对当归进行切片操作。不出郭连兵所料，切片机飞速旋转的刀片和内槽的磨合上存在问题。郭连兵二话不说，顺手拎起板子，躬身，弯腰，把切片机大卸八件，检查、维修、矫正。

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我缩着脖子，两手深埋进防寒服的兜兜里，但郭连兵光着一双大粗手，修理了至少半个小时。汗水的热气从他领子里冒出来，在头顶凝结成了一片白雾。生硬的雪粒扑在他手上，瞬间融化成水。

路灯的光亮，在风雪的交织中影影绰绰。终于到郭连兵家门口了，首先扑入眼帘的，是院外晾衣绳上的一排衣服，衣服顶端，铺满了一溜儿的积雪。显然，衣服有郭连兵自己的，也有儿子的。

“我昨天刚洗的，一忙乎，忘收拾了。”郭连兵说。

结语

“抱犍子‘犍驴’十八变，‘老黄牛’郭连兵真能干。‘领头羊’带着大家跑，元古堆脱贫早两年”。这是一位村民编的打油诗。

元古堆在变，郭连兵也在“变”，他如今又“变”成了定西市人大代表，并被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授予“甘肃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致富带头人”荣誉称号。很多人把元古堆浴火重生般的“蝶变”与湖南省著名的脱贫攻坚示范村十八洞联系在一起，并谓之“北元南十”，但郭连兵告诉我：“咱元古堆要走的路还长着哩。”他说，“元古堆还要变，但我不能再变了，我郭连兵只是高元古堆上的一个‘兵’。”

这话，只有“文武双全”的人才能说出来。

“抱犍子‘犍驴’十八变，‘老黄牛’郭连兵真能干。‘领头羊’带着大家跑，元古堆脱贫早两年”。这是一位村民编的打油诗。

元古堆在变，郭连兵也在“变”，他如今又“变”成了定西市人大代表，并被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授予“甘肃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致富带头人”荣誉称号。很多人把元古堆浴火重生般的“蝶变”与湖南省著名的脱贫攻坚示范村十八洞联系在一起，并谓之“北元南十”，但郭连兵告诉我：“咱元古堆要走的路还长着哩。”他说，“元古堆还要变，但我不能再变了，我郭连兵只是高元古堆上的一个‘兵’。”

这话，只有“文武双全”的人才能说出来。

“抱犍子‘犍驴’十八变，‘老黄牛’郭连兵真能干。‘领头羊’带着大家跑，元古堆脱贫早两年”。这是一位村民编的打油诗。

元古堆在变，郭连兵也在“变”，他如今又“变”成了定西市人大代表，并被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授予“甘肃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致富带头人”荣誉称号。很多人把元古堆浴火重生般的“蝶变”与湖南省著名的脱贫攻坚示范村十八洞联系在一起，并谓之“北元南十”，但郭连兵告诉我：“咱元古堆要走的路还长着哩。”他说，“元古堆还要变，但我不能再变了，我郭连兵只是高元古堆上的一个‘兵’。”

这话，只有“文武双全”的人才能说出来。

“抱犍子‘犍驴’十八变，‘老黄牛’郭连兵真能干。‘领头羊’带着大家跑，元古堆脱贫早两年”。这是一位村民编的打油诗。

元古堆在变，郭连兵也在“变”，他如今又“变”成了定西市人大代表，并被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授予“甘肃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致富带头人”荣誉称号。很多人把元古堆浴火重生般的“蝶变”与湖南省著名的脱贫攻坚示范村十八洞联系在一起，并谓之“北元南十”，但郭连兵告诉我：“咱元古堆要走的路还长着哩。”他说，“元古堆还要变，但我不能再变了，我郭连兵只是高元古堆上的一个‘兵’。”

这话，只有“文武双全”的人才能说出来。

